

生产力经济学纲要

应 著

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生产力经济学纲要

薛永应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特约编辑 罗 宗

封面设计 邹越非

生产力经济学纲要

薛永应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东方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375 字数 84,000

1986 年 12 月第 1 版 198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书号 4299·037 定价 0.80 元

目 录

序 言	生产力经济学是富国兴邦的智囊科学……	(1)
第一章	一个古老的论题：生产力到底有哪些因素	(14)
第二章	一个新颖的观点：生产力是一个系统……	(27)
第三章	填补空白：建立“生产力规律论”……	(39)
第四章	结构经济：生产力系统工程的第一支柱…	(51)
第五章	规模经济：生产力系统工程的第二支柱…	(64)
第六章	布局经济：生产力系统工程的第三支柱…	(78)
第七章	时序经济：生产力系统工程的第四支柱…	(91)
第八章	发展战略：生产力系统工程的蓝图……	(104)
第九章	数学：生产力系统工程的利器……	(118)
后 记	……	(133)

序 言

生产力经济学是 富国兴邦的智囊科学

八十年代初，在中国兴起了一门新的理论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这门新学科在短短五年时间里就引起了整个经济学界乃至全社会的重视，并被许多学者赞誉为富国兴邦的智囊科学。它为什么会有这样强大的吸引力和生命力呢？这要从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说起。

一、吃一堑，长一智

任何一门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归根到底，都是由社会实践的需要所推动的。生产力经济学正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需要的推动下，经过将近二十年的酝酿后迅速发展起来的。这些年来，人们从多次的失误中吃够了苦头，深深感到不研究生产力本身的发展规律，单凭政治经济学这门关于生产关系的学问，是搞不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半部《论语》治天下”是绝对不行了。

的确，由于不了解生产力发展规律，建国以来在实践中曾发生过一些重大的失误。

第一，违背生产力结构的协调性和整体性规律，把重点

发展的方针绝对化。生产力是一个有机的系统,诸要素、诸子系统之间以特有的方式联结起来,形成互相提供生产条件、互相进行实物补偿的“投入产出链”。在这根链条(其实不只是链条,而是网络)中,不论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影响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生产力结构的协调性和整体性规律。当然,这不等于说发展就是四平八稳、匀速等值,不应该有重点。相反,任何生产力系统中都会有主导因素和薄弱环节,它们应该成为发展的重点。但我国的情况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把发展重点凝固化和绝对化了。这首先表现在重工业上。当时错误地认为,从重工业开始工业化是社会主义道路,而从轻工业开始工业化则是资本主义道路。于是长期一成不变地把重工业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把农业忽视了,把轻工业、建筑业、运输业也忽视了。结果,使再生产比例严重失调。而在重工业中,又搞了一个钢铁工业的绝对化,使煤炭、化工、电力这些也属于重工业的部门没有得到协调的发展,造成了能源与生产之间、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工业之间以及其他方面的严重脱节。农业中也有一个“以粮为纲”方针的绝对化,不仅大大损害了经济作物种植业、畜牧业和渔业,而且破坏了生态平衡,使生产力系统的环境条件严重恶化。

在第一、二、三产业的关系上,过去把第一、二产业所在的物质生产领域绝对化,忽视了为它们提供一般性共同条件(即生产性劳务和生活性劳务)的第三产业,其结果是耳目不灵——信息产业落后,腿脚不适——交通运输落后,生活不方便——商业服务落后,血脉不通畅——金融事业落

后。终于，第三产业拖了第一、二产业的后腿。这就是不懂得第一、二、三产业也组成一个有机总体的原理所带来的恶果。

除了产业结构以外，在其他生产力结构上也是有教训的。例如，在技术结构上，不是一味提倡“土法上马”，就是盲目追求“世界尖端”，很少研究技术结构上的“多层技术并存规律”和技术进步上的“连续式发展与飞跃式进步交错并存的规律”，加剧了我国先进技术与落后技术差距悬殊的“二元结构”现象。在产品结构上，由于尊崇“总产值”及其他原因，造成中间产品多、最终产品少，低质产品多、优质产品少，初级产品多、深加工产品少等不合理状况。

第二，违背企业规模结构合理化规律。一方面片面提倡“五小工业遍地开花”，另一方面又不适当地搞了许多过大的企业。人们知道，企业规模是受许多因素制约的，规模与成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向规模要效益就是“规模经济”。在工业化时期，企业发展的客观趋势和要求是规模逐渐增大，大规模生产通常是增产节约的源泉。可是，两次“五小工业遍地开花”（一次是五十年代末的五小重工业企业，一次是七十年代末的五小轻工业企业）都直接违反这一规律而陷入对小企业的盲目性，结果是落后挤了先进（争资金、争原料），亏损代替了盈利。

当然，物各有度，过则为灾。尽管是大型化时代，尽管我国有大量需求，企业也不是愈大愈好。在技术水平、管理能力、能源交通和资源条件允许，而且经济合理的前提下，用若干个大企业去满足一定范围的大量需求，是应该的；但

如果不是这样，硬要用一两个、三四个大企业去满足大片地区甚至全国的需要，就会得不偿失。过去年代我国在钢铁、汽车、石油化工等部门中往往有这种偏向。此外，在规模结构上只有“大中小并举”的笼统口号，却无“大中小结合”的具体措施，也是缺点。

第三，违背生产力布局上的“趋优分布规律”和“由宏而微”的布局程序，提出所谓“建立地方独立工业体系”的错误方针和“靠山、分散、进洞”的错误选址原则。不难理解，任何地域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不可能建立完全独立的生产力体系或工业体系。客观上要求把生产力配置在有优势的地方。“自成体系”的方针，反映的是手工业时代的自然经济观，违背了趋优分布规律。地域还有大小之分，因此布局程序就应该是先宏观，次中观，后微观。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最大的宏观效益。可是我国有一段时期搞的却是先微观后宏观或有微观无宏观的“逆行布局”和“单棋布局”。

第四，违背生产力因素时间组合上的同步化规律，错误地提倡“边勘察、边设计、边施工”的基建程序，缺少基础设施与制造设施之间、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工业之间、物质资料生产与劳动力再生产之间的宏观时序政策，以及各部门、各地区内部各种生产条件之间如何配合如何协调的中观时序政策。生产力经济学告诉我们，生产力因素形成周期的差异性同生产力系统结合时间的统一性是矛盾的，解决矛盾的根本办法就是按一定时序开始诸因素的形成过程，最后求得诸因素同步进入其结合过程。前述所谓“三边”的做法，正好违背了这种同步化规律。宏观上，如果不贯彻某些

部门(如交通运输和原材料部门)的超前性原则和某些相关部门的滞后性原则,那么整体结合的同步化(它表现为项目建成投产)也是很难实现的。前些年我国发生的那种先是“万马奔腾”(各种项目蜂拥而上),后是“骑虎难下”(许多项目难以为继或无法投产)的局面就属这种情况。

吃一堑,长一智。当前大多数学者和领导人都已认识到研究生生产力发展规律的重要性。但是,由于研究不深和普及不够,许多同志实际上仍然是靠“半部《论语》治天下”。这种状况是极其令人担忧的。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已经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社会主义社会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这个新时期的新任务面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研究生生产力规律这个新课题怎么行呢?!担负着领导社会主义建设重任的各级首长不掌握生产力发展规律怎么决策呢?!国家怎样振兴、人民从何致富呢?!

于是,生产力经济学应运而生。

二、经济发展战略的又一基础

生产力经济学通过剖析社会生产力的内部构成和外部环境来研究生生产力的发展规律,从而为合理地组织社会生产提供一种理论指导。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生产力经济学的对象、性质和任务。

首先,它是以社会生产力为研究对象的。过去,对于什么是社会生产力,人们只有一个肤浅的了解,只知道它是由人和工具(有时加上劳动对象)构成的。除此以外生产力

还有哪些因素，诸因素各起什么作用，各有何等地位，它们是何时成为生产力因素的，它们在过去和将来怎样变化等等，则很少问津。更有一层，生产力因素之间以怎样的方式联结起来，合成怎样一个整体，这个整体有些什么性能，它遵循哪些客观规律而运动，如此这般，更是不甚了了。这样，人们当然无法合理地组织社会生产。生产力经济学正好填补这一空白。它要回答那个古老的论题——生产力到底是由哪些因素构成的。为此，它建立了新的“生产力因素论”。不仅如此，它还突破了以往生产力理论的局限，提出了一个新颖的观点——生产力是一个系统，并相应建立了“生产力系统论”。在这两论的基础上，它给社会生产力下了一个更深刻的定义。当然，知道生产力是什么仍然不够，还要知道生产力怎样运动。所以，“两论”之后顺理成章的是“生产力规律论”。到这里，人们才算在基本原理上对社会生产力获得了一个较完整的概要的认识。然而，文章写到这里，我们只有了上篇（生产力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通论），还没有下篇（生产力经济学的应用领域，分论）。社会生产力总是以一定的质态和量态存在，总是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里面运动。不了解生产力的这些存在方式，还不能说已经完全懂得了社会生产力。所以，还必须深入研究生产力的结构、规模、布局、时序等问题。只有这样，生产力经济学才能实现自己肩负的重任。

其次，从上述还可以看出生力经济学的性质。它是一门理论经济学，因为它研究的是生产力运动过程中的一般规律性，但它又是实践性极强的经济学，因为它要为组织

社会生产提供理论指导。作为理论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同政治经济学既相联系，又相区别。联系在于，他们共同研究生产方式，共同成为其他经济学科的理论基础；区别在于，生产力经济学研究生产方式中生产力一侧，以所揭示的生产力规律武装其他经济学科，政治经济学则研究生产方式中生产关系一侧，以所揭示的生产关系规律武装其他经济学科。作为实践性极强的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同应用经济学既相联系，又相区别。联系在于，它们都要为社会生产提供理论指导；区别在于，生产力经济学对整个生产领域的活动提供一般的理论、方法和原则，而不象各门应用经济学科（例如工业经济学、规模经济学、国土经济学等等）那样，要分部门、分领域地进行专门的探讨，提供具体的理论、方法和原则。

最后，生产力经济学的任务，说起来很简单——为合理组织社会生产提供理论指导，但做起来颇为复杂。它要指导人们以最小的生产力因素消耗，获取最大的生产成果。这种“生产力经济”，必然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有四大支柱——结构经济、规模经济、布局经济、时序经济，即根据生产力因素在质态、量态、空间、时间四方面的组合方式变化规律的要求，自觉地调整人们的生产活动，以取得增产和节约。在这四大支柱里，还始终贯穿着一个重要课题——合理地组织生产的专业化和协作化。所有这些，不是别的，正是对具有发达社会性的现代生产力的社会化管理，是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内容。

经济发展战略，作为实际存在的事物，可以追溯很远。

在我国，它的萌芽形态甚至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管子的“四民分业定居”政策和战国时代商鞅的“重农”政策。但是，完整意义上的经济发展战略则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特别是作为观念形态的经济发展战略学，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产物。从各国已经执行的和正在制订的战略来看，一个完整的经济发展战略，至少必须包括发展目标的确定，发展方式（途径）的选择，以及几个基本领域（如农业、工业、能源、交通运输等）的战略决策和几个重要侧面（如经济结构、经济规模、生产布局、人口控制、收入分配、对外交流等）的大政方针的制定。显而易见，这些问题主要涉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因此，分别研究两者规律的生产力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就成为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两个最重要的理论基础。

回顾我国走过的路程，我们的失误归根到底是经济发展战略上的失误。而发展战略上的失误又根源于对生产力规律的“昏昏然”和对生产关系的“贸贸然”。昏昏然就不可能不做蠢事，贸贸然就不可能不犯错误。怎样避免历史重演？最切实的办法是从自己的失误中总结经验教训，使之变为财富。过去我们已经总结了不少经验教训，但大多属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例如“穷过渡”（生产关系上的急于变革）、“大锅饭”（分配上的平均主义）、“铁饭碗”（劳动制度上的僵化做法）、“都（独）一处”（国营经济的独家垄断）和“一统天下”（管理体制上的过度集权）等等。真正属于生产力方面的，数不出几条，也不甚深刻。是不是生产力方面没有什么教训呢？从前述可见，不是这样。有教训而不能总

结，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原因就在于我们对生产力本身的构成和运动还没有从根本上深刻理解。今后，要避免重蹈覆辙，要实现经济振兴，除了继续研究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符合新情况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外，要以更大的努力去做的，就是研究生产力经济学，至少也要把生产力经济学摆在与政治经济学同等重要的地位。过去那种一谈“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一搞经济发展战略，就只想到生产关系规律而把生产力规律置诸九霄云外的局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三、建立完整、科学的生产力观

生产力经济学不仅是富国兴邦的智囊科学，它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也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但约而言之不外两大部分：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这两大部分是顺应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消灭剥削和消除贫困的历史需要而产生的。一百多年来，作为革命科学的部分，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并且经过了各国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检验，证明其基本原理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而作为建设科学的部分，则还未得到充分的发展，各国的建设实践也还不够令人满意。今天，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时刻，就是既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学说，同时又要大力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门学科。这是因为，时代已经发展到

了一个转折关头，居于指导地位的理论不能不同时实行相应的转变。时代处于什么转折关头呢？从生产关系说，人类经历了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制度、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正在向社会主义制度转变。从生产力说，人类经历了手工生产力时代和机器生产力时代这两代生产力，正在向第三代生产力即信息生产力时代转变。我国也恰好处在这两大转折的“风口浪尖”上，因此对于这一转变更加敏感，但也更加需要增强自己的“应变能力”。怎样增强？就是花大力气研究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性。马克思主义必须有符合新时代的新内容，必须提高到适应历史需要的新阶段。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途中，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生产力理论（其精髓可称为“生产力观”）始终起着主导的作用。众所周知，马克思一生有两大发现，一是历史唯物主义，一是剩余价值学说。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大发现都以科学的生产力观为基础。毋庸讳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只是对科学的生产力观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和奠基性的论述，并没有穷尽生产力观的全部基本内容。简单说，他们只是从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角度，高度概括地阐述了生产力的科学概念、构成要素和历史作用，而没有从生产力经济学（或曰生产力组织学）的角度，比较具体地探索生产力因素的组合方式和发展运动规律等等。后者，却正是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必不可少的内容。当然，我们不应该苛求于前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处于革命的时代，主要任务是批判旧世界，揭露一切剥削的实质，引导人民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因此，他们从那样的角度和高度

去论述生产力也就足够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建立完整、科学的生产力观，这个任务历史地传到了我们和后辈人的肩上。

所谓“生产力观”，就是人们对生产力的看法。生产力是怎样的，人们就怎样看和怎样说，这就是科学的生产力观。生产力有多少本质内容，人们就说多少本质内容，这就是完整的生产力观。当然，“完整”只能相对而言。小小一个原子核尚且无限可分，区区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还万世不竭，偌大一个生产力系统你能“明察秋毫之末”！但在现代生产力背景下，如果只懂得“生产力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生产力是人与工具的总合”等等哲学原理和政治经济学原理，无论如何也不能认为你掌握了完整的生产力观。

在我们能够想象的限度内，完整的生产力观似乎应该补充这样一些内容：

第一，在对古今中外的生产力系统进行考察的基础上，更概括更精辟地表述出生产力范畴的本质规定性。这其实就是对生产力下定义。过去，人们给生产力下过一些定义，但都不够令人满意。最流行的说法是“生产力是人们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表示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对自然界的关系”，这固然不错，但不免过于抽象，过于笼统。到底是什么？这是生产力经济学首先要回答的问题。

第二，以发达的现代生产力为背景，建立起能够解释一切发展阶段上的生产力构成状况的生产力因素论和生产力的系统论。长期以来，二因素论和三因素论争论不休，现今又

出来多因素论。但是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到底有哪些因素，相互之间如何组合，这不是一个无所谓的问题。现实中，它涉及生产的合理组织；理论上，它涉及生产力理论的逻辑体系。

第三，通过对生产力的发展规律和历史趋势的研究，建立起符合实际的“生产力规律论”。这是比前两个问题更棘手的问题。最初，人们不知道或不承认生产力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后来，浅显地知道了一些，但不承认是经济规律，也不懂得这些生产力规律之间有怎样的关系；现在，懂得比较多了和深了，懂得诸规律组成一个体系，等等。但应该承认，“小荷才露尖尖角”，离真正正确、深刻和全面地认识生产力规律及其体系还有不小距离。在研究生产力发展规律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值得特别强调，这就是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趋势。大家知道，国外学者在谈论人类社会的未来时，有“悲观派”和“乐观派”的争论。他们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同双方对生产力发展趋势的估计有关。悲观派认为人类生产力的发展不足以抵抗生态、环境、资源等状况的恶化，生产力和经济增长将达到极限，人类末日即将来临。乐观派否定这种论点，认为科技革命正在制止恶化，人类前途光明。显然，悲观派对生产力的历史趋势做了错误的估计，乐观派则多少是有根据的。但是，乐观派的理论还带有许多空想的色彩，因而他们的论证也就不那么扎实，说服力就不那么强。看来，要在他们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光靠引证统计资料是不够的。要依靠对生产力基本规律的研究才能解决问题，要依靠逻辑的力量去征服悲观的人们。当然，研究生产

力的基本规律和历史趋势，主要目的还不是叫人乐观，而是让人们知道今后生产力发展的基本方向，从而更自觉更有效地推动生产力发展。

第四，在对现实的生产力进行研究的同时，还要对历史上的生产力及其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进行研究，在观念上建立起符合历史真实的“生产力发展史”和“生产力理论史”。两史的建立是对生产力观的补充和证实。大家知道，马克思的《资本论》并不是在第三卷结束的，它还有第四卷《剩余价值学说史》。《资本论》和其他有关著作中的许多内容，例如《资本论》中的第十一、十二、十三章和《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中的第三章，简直就是一部生产力断代史。正是这些“历史的语言”，使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变得更加有说服力和生命力。同理，一部真实的生产力发展史和生产力理论史，必将从事实的轨迹和思想的轨迹上把生产力观推进到更加完整和科学的高度。

以上，只说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中有待充实的几个要点。它们显然只是被我们尖锐地感觉到了的部分。能够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做出重大贡献的学科，当然不仅仅是生产力经济学。但是，事实证明，生产力经济学应当而且也能够做出最大的贡献。似乎可以这样说：一当生产力经济学在上述各方面取得决定性的进展，一当它的理论体系基本成熟，生产力经济学就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愿这样的时刻早日到来！